

# 魔鬼在历史的细节里

——读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的爱与怕

但汉松



高中集体照中的托马斯·品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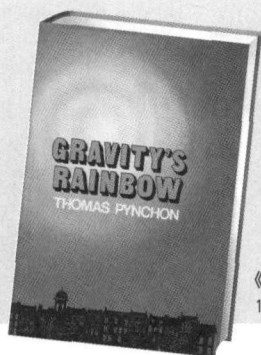
对于该如何读书，大师们的建议从来就莫衷一是。喜欢扑蝴蝶的纳博科夫说：“乐趣在细节里。”钟爱冥想和直觉的华兹华斯可能就不同意，他曾耸人听闻地说：“拆解就是谋杀。”如果要同时承认两位说得都在理，我们的结论只能是——细读或许会谋杀文本，但乐趣正在血腥的切割中。这句看似矛盾的扯淡，其实正应验了那句民谚“Devil is in the detail”，只不过那“魔鬼”远比大家想象的要真实。

当年在康奈尔大学讲世界文学的纳博科夫，并不记得曾上过自己课的品钦（因为作业批改是教授夫人代劳的）。这个长着兔牙、有着怪诞姓氏的年轻人虽然也不喜欢老师的俄式发音，但他的确师承了《微暗的火》中那种对于历史和文本的探幽癖。或许，要用一个精神病学上的术语才足以定义品钦对于细节的迷恋：妄想症（paranoia）。这类患者往往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过程都鬼祟可疑，或者声称被特工植入了电脑芯片进行精神控制，或者相信有来自异次元空间的追杀，他们甚至组成专门的协会去议员那里寻求庇护。虽然没人知道品钦的病情离伍尔夫听见小鸟用希腊文唱歌的程度还有多远，但我一直斗胆揣测他几十年来的神秘隐遁绝不仅仅是想当淡泊名利的清

流那么简单。其中的线索之一，就是《万有引力之虹》扉页上的题词。

这本四十万言的巨著是作者在三十七岁那年献给大学同窗挚友理查德·法里纳的，这位才华横溢的摇滚歌手曾热心于反政府的学生运动，最后蹊跷地死于一次摩托车事故。品钦似乎没有理由不怀疑自己会成为中情局制造的下一起车祸（或者“被自杀”？）的对象，他于是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近四十多年来，没有一张品钦的照片流传于世。甚至当有好事者去康奈尔的年级名册上查访旧档案时，竟然发现唯独品钦的那页上照片不翼而飞了。品钦对于秘密警察的杯弓蛇影，通过某英国出版商七十年代的回忆文章也可可见一斑。当时他正好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租了房子（之前人们怀疑品钦可能隐居在墨西哥或加州），原本约好了要和出版商一起吃饭，结果突然人去楼空。后来才知道，兰登书屋寄给他写评论的一本书被美国政府查禁了，他于是“像个偏执狂一样逃跑了，唯恐警察找上门”。

品钦害怕的“魔鬼”是什么呢？《万有引力之虹》第二部分的题记是这样一句古怪但真实的玩笑：“你将会和好莱坞最高大、最黝黑的男主角一起演戏。”向女明星菲伊·雷说



《万有引力之虹》  
1973年初版本



《万有引力之虹》中文版  
张文字、黄向荣译  
译林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版

这话的，是美国编剧梅里安·库柏。菲伊本能地想到了克拉克·盖博，最后才惊讶地发现，那个会为她站在帝国大厦上打飞机的情郎，其实是一只从南太平洋捕获的超级黑猩猩。品钦这部二战题材的小说既然以寻找神秘的 V-2 火箭为主线，影射一下《金刚》里的反现代性主题，照说也合情合理。但如果你有像刘心武考证秦可卿神秘家世的精神头，就会发现投到品钦门下当个“索隐”派有多么好玩而且惊悚。“金刚”是在一个叫“骷髅岛”的地方被发现的，而德国纳粹当年研制 V-2 火箭的波罗的海城市叫“佩内明德”，它的地图竟然正好酷似人的头骨侧脸！德国人刚开始研制火箭时并不知道这会是下半世纪最佳的大杀器，想必也不会煞费苦心地看完一九三三年的《金刚》后再特意挑一个像骷髅的岛。可转念一想，如果这不是历史和虚构的巧合，那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此时仍然没有觉得头皮发麻，不妨继续读下去。品钦很快就会告诉你，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日本广岛上空腾起蘑菇云、几十万人同时殒命的那天，正好是天主教的重要日子“变容节”（transfiguration）。在这一天，耶稣向门徒们最后一次显现，然后幻化成强光和云彩；而小说主人公斯洛索普也戏仿那位“人之子”，在

这天离奇地从山顶上消解掉肉身，随风而去。如果你内心的无神论信仰依旧坚挺，并没有因为小说所强调的日期重叠而读出历史中耐人寻味的冥冥天命，那么品钦对火箭之隐喻能力的阐释，足以让我们感觉到启示录的寒意。

V-2 火箭作为弹道导弹的前身，它的奇特之处首先是那个字母在品钦小说世界里的奇谲意义。在他的处女作《V.》里，这个被当成“圣杯”寻找的符号可能暗示着“胜利”（victory）和“贞洁”（virgin），但又象征着“复仇”（vengeance）和“邪恶”（vice）。品钦似乎更倾向于后者，用 V 开头的单词来命名反面人物就是他的习惯之一（相反，猪是他最钟爱的动物，或许也是《万有引力之虹》中唯一的正面形象）。V-2 火箭代表现代性的恶之花，在核爆后的冷战时代已经被大家所认识，但品钦这部小说对它的寓指，远不仅仅是反战那么简单：譬如火箭在空中的飞行轨迹是一道弧线（把 V 颠倒过来？），而在《旧约》里彩虹是上帝与子民立约的记号；譬如作为人类的第一个超音速武器，火箭能够先实施爆炸和杀戮，然后才让大家听见声音，从而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因果律；譬如火箭的侧影好似一个倒立的十字架，所以小说里 00000 号的发射就被作者匠心独运地安

排在纪念基督从坟墓中升起的复活节那天；譬如 V-2 的俯视图构成了一个四角的曼陀罗，对于故事中那些打入火箭试验场的非洲赫雷罗人来说，这个现代社会的神器隐藏了他们氏族关于宇宙的所有秘密……就这样，品钦沉浸在关于火箭这个符号的无穷联想中，并用科学、历史和毁灭作经线，以宗教、幻想和救赎为纬线，编织了一条奇异绝伦的小说挂毯。

请注意这里的类比！之所以说是“挂毯”，而不提后现代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的“拼贴”，是因为前者喻示了“拼贴”所不具备的缜密度、结构性和立体感。詹姆斯曾放言，后现代小说的深度消失了，读者无须像在《尤利西斯》里那样费力地追寻意义。不过，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来套品钦的小说，实在是会造成矮化的误读，因为并非每个作家都是时代精神的橡皮泥。如果仅仅是要颠覆叙事旧传统的瓷器店，放进去一只公牛就够了。品钦虽然也热衷于挑战一切文学常规，但他毕竟不是重写《白雪公主》的巴塞爾姆，也不像法国“新小说”的掌门人罗伯-格里耶。品钦的终极文学目的，并非是要在文本的层面上去实验和创新，而是要在形上的空间进行传喻和布道。所以，这位美国的“但丁”并不寄望于现世的名声，他拒绝美国国家图书奖也不是出于谦虚或者孤傲，因为“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或“诺贝尔”桂冠这样的尺度，实在难以衡量他苦心孤诣要书写“神圣的喜剧”的伟业。

关于《万有引力之虹》和《神曲》的相似，可以考究之处颇多，我只追溯一点，即两部作品的寓言性。《围城》里曾说，真理总是赤裸裸的；西方文学传统的认知正好相反，真理不仅总穿着衣服，还裹了好几层；因为只有这样，先知才能把登徒子和善男信女区分开来，否则

对神谕岂不是大大的亵渎。相信“太初有言”的强力诗人们不仅自居为立法者，多半都还有弥赛亚的心迹，所以他们的诗行里藏裹着神性的真言，凡夫俗子是断然不能一眼看透的。若想透过言义二分的寓言亲睹真理的胴体，读者就要像中世纪的僧侣们一样孜孜不倦于注经绝学，然后才能抽丝剥茧地理解言中真意。但丁写完《神曲》后，就颇担心人们的智识是否足以参透自己的心血，于是特意写信给朋友，禀告自己的诗作有着《圣经》一般的四层意义结构，就好比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这不仅譬喻了后来耶稣作为人子的牺牲，还透露了灵魂的归宿和宇宙的图景。和但丁一样，品钦运用了寓言文体对深层意义的遮蔽，来赋予读者以不同方式穿透文本的可能。于是，你可以把《万有引力之虹》读成一个变态下作的二战间谍故事，也能够把斯洛索普的神迹看作对耶稣进行滑稽模仿的伪经，或者更进一步地揣摩到品钦基于两种文化之对立之上的超越性神思。

事实上，当代学院派的注经家很喜欢品钦这样的寓言式写作，据我所知，单是给《万有引力之虹》做逐页注疏的导读就出了四五本，不仅厚达四五百页，有的还修订再版多次，在美国靠研究品钦的这部小说拿到博士学位或终身教职的更是大有人在。唯独遭罪的，是那些把此书买来当小说看的普通读者。对那些习惯了在星巴克、飞机场、地铁站进行阅读活动的人们来说，翻开这本被推荐为上世纪最伟大的英文小说之一的作品不啻经历梦魇。我相当怀疑《万有引力之虹》的几百万册销路最后都去了哪，至少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某位顾问在一九七四年坚决反对授予此书年度小说奖时，坦承自己很努力地几次试图读下去，最后也只

看完了三分之一。难道杰作果真是那些大家都想读,却没人能看完的书?按照一些品钦研究者的意见,要想很好地理解这部小说在说些什么,你需要在精通英文的基础上熟悉相当程度的德文和法文,甚至还要会一些俄语和南非荷兰语;你需要广泛地涉猎各种门类的知识概念,最好能通吃巴甫洛夫心理学、统计学、材料学、控制论、空气动力学、宗教学、音乐学、历史学、《易经》、占星术等。品钦最让人抓狂的是,他从来不是在简单的层次上运用这些文学或非文学素材,他也不会叙事中稍缓片刻地给你解释某个掌故,或进行一下科普。品钦更不认为自己作品的晦涩是个缺点,因为不忍卒读是读者自己的原罪嘛。于是,如果想读透这部百科全书式小说,首先我们自己就必须修炼成一部百科全书。

这显然一种新型的作者—读者契约。如果想从品钦的语言迷障中突围,就意味着你理想状态下必须这样读书:危襟正坐在书桌前,案头摆满了诸如《韦氏大辞典》、《美国军队俚语辞典》、《德英字典》、《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地图集》、《V-2 火箭发展史》、《巴甫诺夫条件反射学》等参考书,台灯下的小说被翻得卷起了角,书页间夹满了字条,空白处标有各种符号和注解,旁边的3×5寸卡片纸记着各种需要去图书馆进一步翻查的生僻知识点,墙上画着小说人物关系表和阅读进度安排,最后钢笔旁还摆着一杯黑咖啡和两粒安眠药。我知道,这种自我施虐式的文学阅读,并不符合小说兴起的初衷。理查德森最开始写《帕梅拉》时,只希望给那些待在家里的贵妇淑女们一个写书信的样本;即使在后来读奥斯丁的时候,大家也只需要围坐在壁炉前,选择一个朗读者就可以了;这也不是丹·布朗的《达·芬奇密

码》的读法,因为读者不过是被安排在过山车里,全然被动地享受刺激和悬念,最后还往往有智力上升的错觉。品钦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个“生存者”游戏,你要独立地抵抗他文本的施咒,在充满幻听和幻视的荒野中前进。如果你不够顽强的神经崩溃了,就会被开除出这个游戏,当然也许你会顺便诅咒这个该死的老汤姆不过是故弄玄虚;可如果你偏执地不放小说中任何可疑的线索,用侦探式的耐心与之鏖战,品钦会给予读者大大的奖励,让你知道他的把戏固然玄之又玄,可是绝不虚妄。

《万有引力之虹》最容易引起读者晕眩的,是它的时间。品钦至多告诉你这是白天或晚上,初冬和仲夏,但更多的时候他任由插叙、倒叙以迷幻药、通灵会、梦吃的理由不宣而入地切进(像电影的蒙太奇技术)主层的叙事时间里,甚至还曾经让女主人公在倒叙里进入梦境的梦境。但这种对时间界限的抹除不过是表象的策略,品钦对全书九个月叙事跨度的精确布局,可以说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夸张境界。例如第一章提到过“海盗”普伦提斯听的桑迪·麦克弗森的管风琴演奏,如果你有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泰晤士报》,会发现通过姓名及其曲目,可以在报纸刊登的BBC节目单里,查到它的确切播出日期,从而把原本模糊的小说叙事时间精确到“天”甚至“小时”。同样,如果你抓住小说人物闲聊时去的德国某个咖啡馆,可以按图索骥地找到它的确切位置,如果更有耐心,甚至会发现某处提及的店主的家史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我还读过学术期刊上更厉害的考证文章,某俄裔学者通过品钦对吉尔吉斯斯坦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语言改革的若干隐射,发现小说里看似随便提及的几个当地名字和歌谣都有稽可查,而且从词源和当地神话上

细究，和全书都有暗合的主题意义。

我们已经很难怀想当年品钦是如何蜗居在陋室里，用工程师绘图格纸写出了这样一本旷世奇书。可以确定的是，它训练了我们像猎狗一样去文本中对细节进行侦查和联系，在不断的还原和联系中，看到三维立体画焦外的历史“推背图”，看到在权势者的宏大叙事背后，有着怎样被遗弃、被湮没的边缘者悲歌。不过，那些经过寓言式阅读拣选和淬炼的读者，耗费成百上千个小时的心血，渐渐地拨开“真理”的蛹衣，也许并不会会有高喊“哈利路亚”的兴奋，因为你看到的不是关于神的见证，而很可能是撒旦的狞笑，让你只有问候“妓女的儿子”的冲动。这时你才会明白，一九四五年的“复活节”正好又是“愚人节”，并非没有它的理由。品钦笔下耶稣式的主人公最后消解了，而通过塔罗牌的占卜，小说里的“反基督”布利瑟罗（日耳曼语中的“死亡”）却“很有可能”在战争结束后去了美国；对这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魔鬼，人们“应该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因为他变身后可能就在总统的智囊团里，或者西装革履地在常青藤大学里教课。品钦深深藏匿的惧怕，并不是人性中亘古的“原罪”或奥斯维辛里的“往罪”，而是我们时代持续的、宿命的、不可更改的“内在缺陷”（Inherent Vice，品钦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书的题目）。这是历史细节中异端的真相，它也许意味着痛苦的否定和信仰的重构，但却带给那些愿意研读《万有引力之虹》的人们一种充满德性的清醒。

## 《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目录

### 专题

张志扬、丁耘、白钢、巴莫曲布嫫、徐戡等：  
古典西学在中国（之二）

### 人文天地

张 杰：现代性、陌生人与地方性  
——以1934年“闲话扬州”事件为中心  
张志超：徘徊于东西方之间：英租威海卫时期  
的法治

### 经济社会

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 法学与政治

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

### “他者的世界”

黄剑波、刘淇：私人生活、公共空间与信仰实践  
——以云南福贡基督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南鸿雁：草原牧者：边缘地带上的天主教会

### 传播与网络

John Keane：监督式民主：新媒体时代民主实践  
的新理念  
张明新：后SARS时代中国大陆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呈现：框架理论的观点

### 阅读

王邦华：保护还是侵犯个人权利？  
——评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云安路119号  
邮编：510410 电话：020-86464940  
传真：020-86464301 邮发代号：46-169  
网址：www.opentimes.cn  
电子信箱：opentimes@21cn.net  
可通过邮局订阅，也可随时直接与本刊联系订阅，本刊自2009年起改为月刊。  
部分城市经销点：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北京）、万圣书园（北京）、季风书店（上海）、学而优书店（广州）、武大三联书店（武汉）、湖北社科书店（武汉）、汉唐书城（西安）